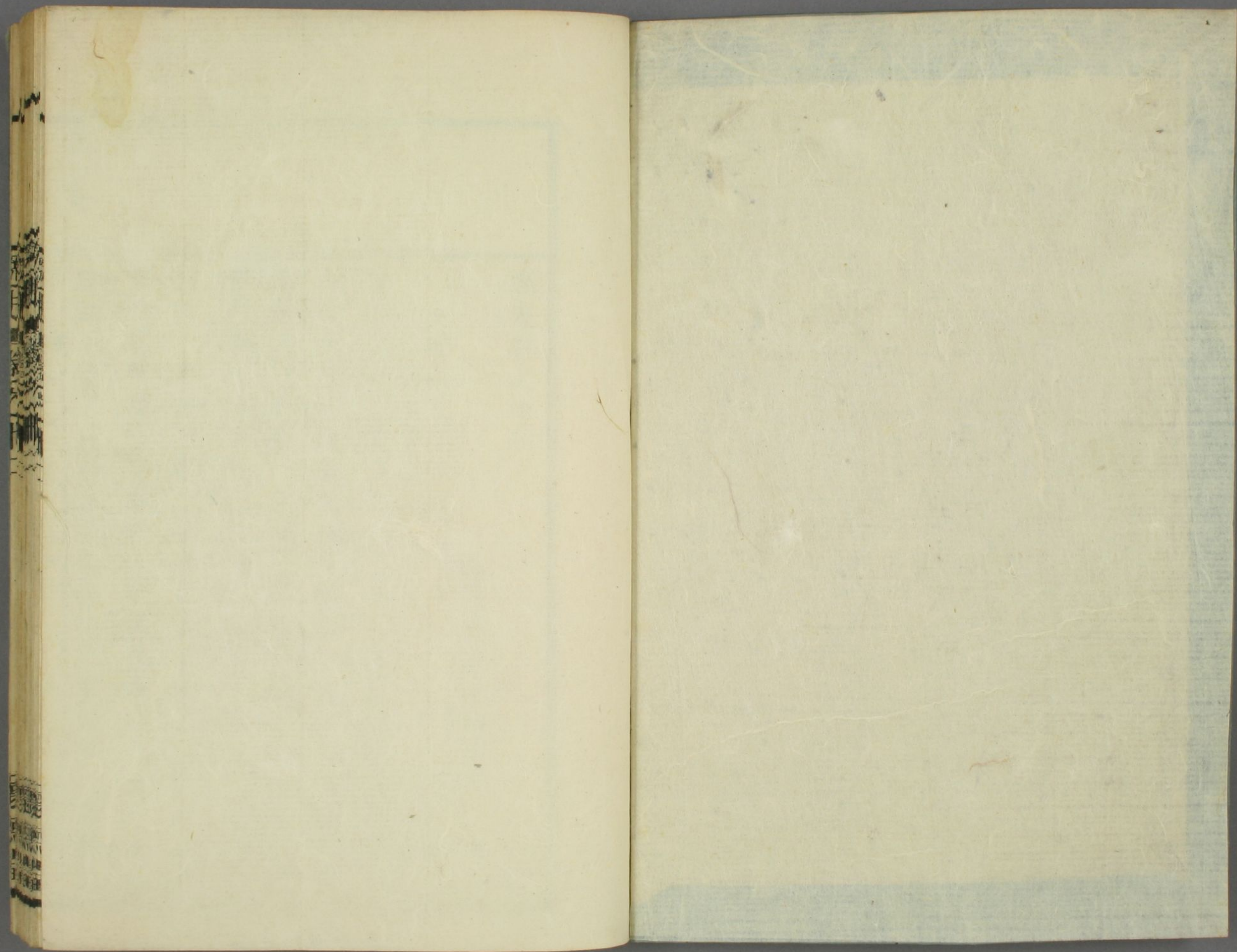


逸史

奕

413
511
13





門イ13
511
卷13

逸史卷之十二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贈

奠陰逸史氏同關子撰

元和元年乙卯訖
于二年丙辰四月

○凡一年有奇

○
 元和元年乙卯春正月三日。太_二大_一君振旅發京師。次岡崎。以聽大阪動息。大阪湟塹皆甚大。子城下尤深廣。沙土不給。大君乃命毀西城子城。及近傍樓櫓廨舍。以填之。於是鳩功所存。唯牙城一湟而已。十九日。大君凱旋于京師。悉罷諸藩之役。使安藤直次如岡崎。報之。且密告大阪有再舉之謀。初。我土有小幡景憲者。以豪武聞得罪。而亾。賀侯祿之。月城之

小幡勘兵衛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一

懷德堂

大野主馬首

戰景憲先衆力戰大野治房望見奇之及和議成潛使人招之引以厚賞景憲欲得敵情以自效也佯許之夜往見治房治房咨以再舉之策景憲應答如響治長亦信之托以心膂刻期遣之間使往復不絕景憲見板倉勝重松平定勝詳告之於是大阪事情畢露故大君以命直次云廿四日大君朝覲廿八日發京師二月覲 太太君于中泉而行十四日 太太君還駿府 大君還江都加納侯信昌卒年六或云三月卒又云三年丁巳卒未詳子家昌忠政皆先卒忠政子忠隆嗣廿二日備前國主忠繼卒年甫十七 太太君震

奧平美作守信昌

大膳大夫家昌

攝津守忠政

飛騨守忠隆

侍從兼左衛門督

忠繼

左衛門佐長政
大和守尚長初武藏守

悼令播侯利隆撫封是月其大夫人源氏太太君第二女亦卒織田侍從長益遜京師告老不出及卒命分其封予其子長政芝村和一萬石予尚長柳本和一萬石云 太太君以井伊右近大夫直勝廢疾弗瘳掃部頭直孝攝師有功也使直孝代直勝直孝辭曰臣為庶孽不可以干嫡直勝雖庭而先臣直政教養之士尚多足輔以為治或者天下再有事臣復代兄攝師亦足以奉公事効臣節今辱不次賞非私心所安也又因安藤直次苦請焉 太太君嘉嘆而不許乃分舊封予彥根十五萬石予安中上三萬石於直勝以

通史

卷之二十二

元年

〇二

懷德堂

自養時直孝爲護衛長班。竄在執政。下次日拜命。直進班於本多正信。上竟席。直孝無遜言。正信無愠容。既罷。直孝謂正信曰。曷者公或以爲不恭乎。然既承故侍從。後便不能不然。答曰。今日之事。老夫心甚喜。大主明鑒。知公能若此。故有是命耳。當爲天下慶焉。聞者兩美之。大阪異圖日急。潛傳檄復募兵。因詔言曰。大阪金湯。去歲攻以天下兵。而不能撼焉。豐氏威靈之赫。亦可以見耳矣。今若再舉海內諸侯。改轍響應者。決也。大業當指日而定矣。於是四方游士間行歸之者相踵。大野治房乃招小幡景憲。所司勝重伏

伊賀守定次

民部少輔一重

水處守定勝。喻景憲曰。大駕西上。列侯四集。當經五旬。敵或寇京師。據菟津。守湖橋。勢必張皇。芟夷或費功。汝宜竭力以沮抑之。景憲定議而往。治房善視之。密計必預。已軍議紛紜。或建言出師遠鬪。景憲輒持不可。其辨娓娓可聽。議竟不決。筒井定次之放豫也。遺臣四散。客歲之役。多應大阪募。於是大君賜定次。及其子順定。死於謫所。三月大阪使青木一重。及常光氏女監大藏尼正榮來拜。成且告曰。兵革之後。田里凋殘。饑荒且臻。無以祿群下。願熟圖之以全好盟。時尾侯義直將娶于紀。太大君乃曰。尾國婚期

在近孤且往關東婦女不習禮節而等往相儀婚畢則親西上以處其空使者乃如尾大阪召募有日於是糾合新舊得兵十五萬淀臺孺子喜以爲天意遂舉兵而反廼作三軍以七隊將及後藤基次等爲其一。大野治長將之。真田幸村渡邊糺明石全登等爲其二。木村重成將之。長宗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等爲其三。大野治房將之。

逸史氏曰甚矣大阪臣主之昏也客歲之舉其無勝算者審矣今也彫殘之餘無他長策乃不旋踵而反以僥倖於一旦其不可成不待識者而後知也悲夫

或曰前後之舉其揆一也子之不叛名前舉既聞命矣今乃叛名後舉者何與曰我固將言之夫城下之盟撤壘堙湟蓋勢屈而力竭不得不唯命之從名和而實降也要之大神示信天下豈容亾故而背哉今也狂謀妄舉降而不矜失信無名特以一人私計重毒天下甘爲逋逃之藪亂賊之魁是非反而何是非反而何

十五日 太大君聞報曰烏合之衆多則易潰不足卹也乃下令纂嚴徵兵七道 大君亦戒師期處分皆依前規但越後少將忠輝不喜處守於是與筑侯

長政田黑松山侯嘉明加藤皆請從許之。廿八日小幡景
 憲逃至伏水。悉告大阪密議。以此償罪得歸仕。先是
 人或報大野氏曰。景憲為軍慝。請察之。治房發騎士
 圍其館。景憲歌嘯自若。治房疑而召之。自從一奚馳
 至。治房笑曰。人以子為謀賊。我保其不然。乃寘諸界
 府。來往自便。因得脫走。是月京師相驚曰。大阪寇至
 矣。皆荷擔走山。又曰。寇不犯禁闕。公卿無虞。乃負攜
 投宮門。聚朝士庭。殆不可禁。所司臺勝重鎮以恬靜
 游服視事。曾不問警備。頌容以竣大駕。至都人恃以
 按堵。朝廷倚賴焉。武人勇夫皆服其膽畧。會井伊直

孝本多忠政。松平忠明帥師與江勢濃。侯伯屯東寺
 藤堂高虎屯澳。以護京師。訛言益止。

逸史氏曰。板氏豈非古所謂豪傑之士乎哉。凡京尹
 之職。甚要且劇。天下莫尚焉。且也獨任專斷。無同僚
 可咨諏。無上司可稟受。當時又未有理官。分其勞。況
 於慶長初年。禍亂厘定。人心危疑之際乎。又況於慶
 元滔天之變。近在咫尺之地乎。自非板氏絕群之才。
 孰能當之。世傳元和中勝重齒高。上狀乞骸骨。官難
 其代。優命弗允。乃親往固請。大君召見慰勞。曰。京
 尹重職。孤未得其人。卿其舉所知。以自代。對曰。臣在

上國日久矣。烏能鑒別關中人士。然必以臣所知乎。恐蔑踰賤息重宗。大君大悅。卽命周防守重宗代。之果稱職。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鬼神。大板尚寬簡。小板務精敏。蓋皆因時制宜也。爾後居此職者。往往極一時之選。或至於自執政出領之。而輿論必以二板爲稱首偉矣。夫今日至治。職員列置。事不足半古。人而任歸闕。用爲當路之階梯。則選亦寢衰矣。大太君嘗命林信勝監造銅材活字。旣成。乃首印群書治要。頒賜諸藩。夏四月三日。大阪發兵入和。燔法隆寺。六日。大君令前軍五隊先發。屯澳鳥羽。以踈

後軍九日。大太君至尾。召大阪使者曰。聞孺子復聚兵將寇京師。盟血未乾。何失信天下之如此。孤當觀兵京畿。以問其罪。遂遣常光氏如大阪。再喻以弭兵。留一重暨大藏正榮于京師。十日。大君出師。十五日。大太君發尾。大阪諸將聞東師出。會議方畧。真田幸村進曰。群言盈庭。累月不斷。大事將去。今城池不完。侯伯無一人送款者。坐受大兵。實爲無謀。請速入京師。挾天子以令四方。七隊將士奪伏水城。大兵拒菟津。斷湖橋。連營滋賀。辛崎以壯軍聲。是可而已。臣不知其他。長宗部後藤等皆贊之。孺子芒

然不言。皆嘖頤而罷。七隊將乃請曰：「此城三面帶水，唯南爲平原，故東師之至，必自南原。臣等竢兩府至，精兵十萬，張左右翼，直衝其中堅，以殲從事。天若降豐氏，我必得志。」孺子從之，遂下令戒飭衆心，不一庶事。倉卒，厯柵于羅城遺址，鑿舊隍，二尺許，以守焉。十八日，太太君至京師，常光氏以大阪不聽命來報，於是復使賈人光次如大阪，行成亦不答。因下令畿甸，應大阪募者悉收，其孥歸順者宥之。廿一日，大君至伏水，四方列侯群帥地不僻遠者相繼而會焉。兵總十五萬，乃令石川忠總守高槻，松平利隆、忠雄

屯尼崎。山陽山陰二道兵自神崎、諸津入南海道，兵自泉路入。上總介忠輝爲大和口總督，仙臺及和部勢部濃部諸軍皆隸焉。米澤侯景勝留護京師，次于雄山。旣而遣常光氏復諭大阪曰：「孺子卽全好權，徙郡山七年，孤當修治塹壘，安輯居民，以復舊封。放大藏正榮從歸，共言之，獨拘青木一重不遣。及事平，宥之，復其邑。」云。廿三日，大野道見率部下畧地，縱火大焚界府。會我舟師九鬼守隆向井忠勝等艤岸，懼而收兵。廿四日，常光氏反命曰：「孺子憤憤，女兄與諸臣辭成，乃命兩先鋒高虎、直孝進兵牧方，賊以一支兵

主殿助定慶

紀伊守慶之

守沙堂高虎夜掩取之。水野日向守勝成爲大和口
 先鋒。太大君因命曰孤擇斯任莫汝若也。和中侯
 伯隸前軍者汝實左右之有如不從命先戮而後聞
 今日之事重在旗鼓慎勿用往日一條槍習大野治
 房侵郡山假守筒井定慶棄城而逃勝成進兵長池
 聞郡山不守恐賊焚寧樂單騎而馳諸軍爭從之治
 房乃走勝成追尾而前次法隆寺事平定慶及弟慶
 之恐罪自殺筒井氏亾初大阪募敢死士數十人潛
 入京師欲竅駕發燔大內及二條衙駕將發尾人
 獲賊二人所司勝重悉逮其黨下獄。太大君因停

行期數日

逸史氏曰大阪之惡稔矣。廼有脅天子之議有

焚宮闕之謀其爲逆大矣。議之不從憚遠出也。謀
 之不行事發覺也。皆非悔寤而寢息許止不嘗藥蒙
 弑父之稱趙盾不討賊受弑君之名說者傳以爲直
 筆肅斧之誅。況乎荐動干戈謀議及大逆其爲王
 愾昭昭然章哉。欲不謂之反而得乎。

淺野但馬守長晟

紀侯長晟將兵會師期初大阪誘紀人乘虛作亂欲
 夾擊之長晟分兵反救遂退次楮井。十八日大野
 主馬帥兵萬五千追躡抵貝冢。植直之爲先鋒迫

龜田大隅
上田主水

淡輪六郎兵衛
岡部大學

松下常慶

細川越中守忠興

櫛井龜田高綱上田重安殿而健鬪重安擊直之各
 傷而退長晟回騎赴援重安裏創復騁與高綱等戰
 益力遂破之獲直之及淡輪重政岡部則綱等治房
 走會紀國難亦平長晟遂復前五月朔大阪諸將奉
 孺子治兵于南原抵茶丘指定戰備亦無成算而罷
 五日 太太君發京師下令諸軍贏三日糧親命廚
 人常慶白粲五升紅魚腊一頭酒脩茶鹽漿豉共一
 櫃以自隨固禁庶羞是日抵星田 河 大君發伏水
 抵須奈 河 去歲之役豐後侯忠興受命留備薩摩於
 是忠興以輕舸抵務古津遂率數十騎馳至星田請

自効 太太君嘉獎顧本多正純曰孤嘗謂是役越
 中必先眾疾來今果爾以其兵寡單使列本多正信
 隊水野勝成分部下為二隊以掘丹後守直寄松倉
 豐後守重正帥之分日迭前是日重正竊期而發直
 寄聞之怒召里人詢便路答曰有一捷徑曰龜背嶺
 然世傳物部守屋歷此路而敗凶故千歲以為弗祥
 介冑之士無由此者直寄曰受命凶門橫尸原野弗
 祥我所自分且守屋以敗而歿安知我不以勝而生
 祥否我且嘗試之遂麾眾而馳直抵國分 河 重正後
 至嘆曰丹州偉畧不可及也勝成與和勢濃諸部及

花井主水

伊達氏相繼皆至。總督越後少將忠輝次南都。忠輝素驍果。眾恐其過銳。而礙人花井義雄怯懦。乃盡惑忠輝。逗遛不前。政宗馳使促之。義雄依違弗果。大阪軍議屢變。是日謀者報兩駕南下。後藤基次宣言曰。敵已迫。諸君自為其所為。我自為吾所為。遂率其所部直夜南出。失道至古市。河曰。前有一帶水。後有譽祠。岑蔚。是可以一戰。乃頓舍。薄田兼相渡邊。糺聞之。亦皆往焉。修理等議曰。勢至此。不可無應援。乃遣木村重成軍稚江。河真田幸村明石全登軍道明寺。河長宗部盛親軍矢尾。河六日黎明。基次登片阜。排銃

譽祠即譽田八幡祠

左京亮政武本田或作本多誤矣

美濃守忠政下總守忠明

手松倉重正本田政武先登而掘直寄承之。重正又反擊。會薄田兼相渡邊糺來援。皆敗。水野勝成與糺遇戰。三合。丹羽氏澄衝擊。共敗之。勝成追尾而前。賊追政武者來。迫勝成。又擊走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以勢濃二部眾與基次兼相戰。仙臺軍鋒片倉景綱佐之。殺傷頗多。賊將潰。會幸村全登來援。修理亮治長繼之。兵總二萬五千。賊勢復張。基次既創。從騎厘十一。使人謂兼相曰。吾子努力。我止而歿矣。糺使謂幸村曰。我創眾多。歿傷不能獨戰。請及子之急。擊橫撓敵。幸村曰。善矣。進邀仙臺軍。與多善馬其騎軍。

揀壯士八百馬上各操銃每遇敵齊發銃自昏煙中馳突蹂躪所向無前幸村知之登譽田東岡擁林布陳令前隊曰敵未前且脫胄委槍于地以胄後命已而令曰敵已前皆胄矣又令曰敵已近皆執槍矣又令曰叢槍膝地銃興勿動唯吾旄是瞻於是士氣大奮片倉景綱率騎軍依法而騁則槍入馬腹銃煙方銷幸村麾眾大呼而下前隊爭起與騎卻走景綱反擊者三幸村轉登南岡景綱疑有伏不敢進幸村復大呼而下景綱兵多歿後軍赴援者數隊飛丸雨注幸村退保南岡後藤基次與十一騎裹創復進仙臺

井上小左衛門
大谷大學刑部吉
隆子

士荻又市射以銃基次墮馬從者扶而退歿于柏原河到而埋之淤田水野氏士河村新八刺薄田兼相獲其首勢濃二部夾擊破治長軍獲井上利定大谷吉胤賊遂敗績幸村亦收兵而退景綱追尾渡邊紮屢佐幸村健鬪於是二人代殿殺傷相當景綱以中軍不繼乃止水野勝成使謂仙臺侯政宗曰與我合兵而進不過平野敵可殲也本多忠政亦馳人言之政宗辭曰兵多歿傷火藥亦竭勝成怒彊之使者三反政宗親往固辭勝成又督勢濃部亦皆辭曰日已下晡不諳地理而深入非謀也政宗以越後少將忠

監物直盛

藤堂仁右衛門高

刑藤堂新七良勝

輝之爲女壻也。恐其逗撓，獲罪先戰。回使者促之，忠輝乃發。屢人義雄益懷畏懦，復勸徐其行。戰罷始達國分。一柳直盛時隸其師，恚不逮事，請追躡償功。越後宿臣亦多言之，皆弗聽。河內口先鋒藤堂高虎陣千冢山。河平明將進兵，邏騎報曰：水野氏軍塵上矣。乃直赴矢尾。前軍藤堂高刑、良勝分左右而進，渡邊吉光言於高虎曰：此地水田不利於戰，請由他路進。馳人留前軍弗聽。賊將長宗部盛親望其旌，排橫陣伏大和川堤下。因令曰：不俟我麾而起者，斬高刑等。視賊騁而左右以爲潰，走亂次而涉，升堤則盛親一

伊豆守重信

修理亮重政

長二郎弘隆

麾而起。兵鋒甚銳，左軍走。高刑歿之，木村別隊佐擊其右。右軍亦奔，良勝歿之。盛親追匹而前，吉光與諸隊奮擊，卻之。盛親不能迫，吉光亦稍退。保小阜，馳入中軍，請進師。使者三反，高虎持重，且憎吉光負氣自功也，弗聽。中軍士往往騁赴吉光，軍與盛親相持，移晷。井伊直孝與木村重成戰于稚江，前軍衄。直孝麾衆繼之，縱兵大擊，重成以歿。自矢奮槍督戰，縱橫無前。初，山口重政失侯家居，去歲之役欲以功自償，與子重信、弘隆馳而西，至函關見柅。及是役，變服間行，私隸井伊氏軍。於是重政、弘隆力戰皆傷，重信見事

按前志多言安藤長三郎獲重成實菴原助右衛門燈之而長三郎敵之也

增田兵大夫

殷挺身而進。瘞二人。望見重成在。膝間。逕田輅之。重成刺而瘞之。就馘焉。踞膝而息。井伊氏士進擊斃之。獲其首。重成年二十三及山口左馬助作間藏人內藤新十郎等皆歿。賊潰。直孝逐北。斬首虜數百。重政因得復舊封。井伊氏遊軍望長宗部。旗橫。盛之渡邊吉光縱騎乘之。盛親敗走。師衆追躡。斬獲頗多。進抵平野川。橋上有一錦袍將。按轡橫槊。藤堂氏士磯行尚。進問。姓字。不答。舉槍接戰。不決。捨兵相搏。幾見獲。其屬來佐。乃馘之。畢。褫衣甲以檢。不可知。而止。他年以佩刀驗之。知其為增田盛次。盛次長盛子。嘗祿于尾。食千

石前歲從師。及是役。奔大阪。隸盛親而出。以父在謫所。晦名迹也。盛親逃還。其出也。步騎五千。其入也。唯數騎矣。吉光扼平野。津馳人促中軍。曰。合兵尾擊。敵可殲矣。高虎怒曰。豎子何知。屢命收軍。吉光固執弗聽。會監使二人至。吉光迎曰。陪臣吉光願有請也。盛親雖逸。而道明寺歸師。且至要之前路。一夫不脫。向者有敗。豐我旨將浪戰。殞命是母論已。今也有勝算。而寡君持重不前。臣竊惜之。二公幸圖之。二人然之。往告高虎。亦弗從。歸師果至。吉光邀擊焉。敵皆駭散。及暮。高虎益促收軍。吉光悻然縱火而退。由是臣主

益不相得。偃武之後。吉光逃而客死。吉光之負才無禮。高虎之以私忿廢公事。竝貽誚于世。云。榊原遠江守康勝與松平康重及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氏陣。吉田菅江並河與賊將木村宗明遇。宗明死戰。康勝躍馬大呼督眾。身有傷。膿迸滿。鎧氣益壯。遂破之。見井伊氏戰酣。欲赴援。監軍藤田信吉尼之曰。敵諳地理。恐有覆。乃止。小笠原秀政佐康勝而進者。再信吉輒抑之。喻以待機。竟不及事而罷。後信吉坐是廢黜。云。秀政夜見出雲守忠朝曰。我見悞於監軍。明日我有進。灰一尺。無退生一寸。忠朝曰。我嘗以過失違

周防守康重
小笠原兵部少輔
秀政
仙石越前守好俊
諏訪安藝守忠恒
保科肥後守正光
丹羽五郎左衛門
長重
木村主計頭宗明
重成伯父
藤田能登守
本多出雲守

旨者再焉。明日之事。我不聞收螺矣。是日兩大駕至平岡。河 太大君命加賀少將利常越前少將忠直。明日代藤堂井伊為先鋒。令石川忠總與二京極氏共逼京口門。少將忠直尚弱。其老本多丹下本多伊豆吉田修理荻田主馬相之。繼井伊氏軍。持重不及事。太大君夜召丹下伊豆等。詈曰。今日之戰。若等假寐。不知與怯懦之甚。為日本第一。皆惶汗而退。言於忠直曰。大旨嚴重。明日君不可不努力。臣等請以死從事。忠直奮曰。明日不得乘城。全軍須與我同。橫屍城下。遂以令軍中。城中議戰。僉曰。明日悉銳南出。

必一舉決事。因勸秀賴親出。幸村迺曰。明石掃部今備仙坡。然西面敵未迫。不必分力也。明日臣請與諸將出。死力摧南面敵。掃部從。今宮林徑進。舉烟為徵。直衝中堅。臣望烟豨突。夾攻之。主公乃麾中軍以繼焉。或可以僥倖。眾皆從之。七日黎明。幸村軍茶磨丘。森勝永軍其東。大野治長又在其東。大野治房軍岡山。御宿正倫在其前。他諸將彌縫。皆布橫陳。越前少將當茶丘。加賀少將當岡山。列侯諸將鱗次而進。兩大君敦陳整旅以繼焉。比至道明寺。太大君舍輿而騎。唯碧紵衣黥黃襦。左右奉甲叱曰。而何知尾。

御宿越前

張參議義直遠江參議賴宣為後軍。使傳令曰。速進兵。大戰期迫。若等與觀焉。大君玄甲而騎。與左右十餘人親巡列。筑侯長政黑田松山侯嘉明加藤避嫌以寡兵從師。望見大君拜道傍。大君立馬揖之。二人進執羈曰。敵復大出。是自送死也。殄滅可立待矣。大君領而過。唯本多正信從。胄而不甲。柿漆麻衣。坐箏輿。長政目送嘆曰。大君常事威重。而大事脫洒。嘉明曰。是源家之癖。長政曰。佳癖也。修理亮治長巡軍至茶丘。左衛門佐幸村謂之曰。敵已逼。而主公未出。士氣不振也。我亦無以出奇。君盍反促之。治長曰。

櫻門牙城正門

逸史 卷之十二

懷德堂

諾遂馳反秀賴既在櫻門諸將擁衛旌旂成列金瓢
 馬標千本長秘皆依舊儀軍制猶壯會與人流言有
 親臣欲族孺子出而反城故遲回不果遣治長先往
 焉越師壓茶丘而陳迭進致師賊亦發銃應之幸村
 止之曰且無動而竅後令遂登丘而望曰金瓢標何
 不蕪耶因言吾族多在敵危難之際或相疑乎乃令
 其子幸昌還自質辭曰事已急請死生必偕幸村叱
 曰非謀也幸昌泣而行秀賴卒不出本多忠朝以秋
 田六鄉等由越師右進賊眾益動幸村見之曰我意
 決矣乃使森勝永當忠朝自麾眾擊越師越師殊死

真田大助幸昌

秋田城介實季
六郷兵庫頭政乘

忠昌忠直弟

戰軍吏報之中軍忠直呼餐食畢而騎笑曰我已飫
 必不墮餓鬼道揮鞭而馳一軍鼓譟乘真田氏軍其
 鋒甚銳伊豫守忠昌躬自健鬪敵二人吉田修理荻
 田主馬率偏師蹙之賊軍挫衄血流成渠御宿正倫
 初仕于越先戰修書越師曰願得一快馬以效死用
 終舊惠忠直壯之擇駿與之於是正倫以事抵幸村
 陣則兵既交矣乃曰何地非死所遂策駿馬率其屬
 突戰屬皆死野木右近擊正倫獲之幸村馳騁督眾
 手自刺擊者屢疲虓樹西尾久作進擊殪之餘眾
 敗績忠直逐北至安井斬首三千六百級出雲守忠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十六

懷德堂

朝與森勝永戰。前軍卻勝。永分兵擊秋田六鄉等。皆奔。忠朝軍潰。忠朝瞋目叱曰。出雲在此。盍反之。賊聞之。而萃焉。忠朝春以矛斃二人。一人執銃迫發。忠朝傷胸。遂下馬。引刀斬之。豎進鐵鞭。乃左揮鞭。右舞刀。又殪八人。益創陷溝中。賊聚馘之。忠朝無子。事平。命從子政朝承後。兵部大輔秀政小笠原擊竹田永應于天王寺東門。走之。賊眾益至。秀政歿。之長子忠脩陷圍中。賊叢刺足絕于地。其下救而還。尋歿。次子忠真血戰傷胸。而仆。其臣澀多見縫殿安積覺兵衛扶免之。後忠真累封于小倉前豐十五萬石。忠脩子長次封

甲斐守政朝、美濃守忠政次子、信濃守忠脩

大學助忠真、後右近將監

片桐貞盛、貞隆、宮城丹後守豐盛、石川伊豆守貞政、左衛門尉家次、內藤帶刀、松平丹後守

中津前豐八萬石。賀侯利常與大野治房戰。兵各三萬。賀師少。衄。利常怒。麾眾而進。賊皆披靡。治房先遁。追至稻荷。又破之。片桐宮城石川等軍亦衝攻之。賊大奔入城。賀師遂抵城下。斬首三千餘級。森勝永鼓譟乘酒井家次軍。軍亂。內藤忠興松平康長等佐之。健鬪。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七隊將戰。天王寺東破之。遂援家次軍。擊勝永。復破之。初水野日向守與本多美濃守松平下總守掘丹後守等發國分。太大君使謂之曰。前日之捷。死傷亦必多。且至住吉待中軍。至勝成受命而進。望茶丘塵曰。戰已合矣。住吉於何

乎有遂轉旆抵天王寺與賊遇破之諸將追亾而北
 勝成初亾命久居京畿頗諳地理自度城南平衍而
 近諸軍必聚焉難以立功乃率和部西北赴仙坡遇
 明石全登潛兵適今宮輒接戰而皆非其意也交綏
 全登遂南勝成遂北全登望茶丘軍敗知事不可為
 遂轉而東抵生玉初大君遣麾下前隊阿部正次
 高木正成等繼賀師出其左自勝曼進與全登遇奮
 擊破之全登單騎遁石川凹在太夫君麾下潛出
 接戰門于玉造門獲甲首而還凹驍勇練武事又好
 讀書善歌詩事平以其犯軍令也賞不及焉遂棄官

備中守正次
 主水正正成

石川凹初名重之
 稱嘉右衛門

如京師從藤原肅而游後以母老強應紀侯長晟招
 及母歿辭祿不許逃隱于京師北山自號丈山築詩
 僊堂鼓琴自娛京尹敬禮皆就見焉天子得其
 隸書愛重之命中使賜以酒魚一時盛推其風韻卒
 以壽終其堂及琴今尚存云自越賀首交鋒諸軍競
 進不留寸地賊亦殊死披猖黃塵漲天呼聲動地互
 爭首功短兵相接長技或不得施殭尸枕籍原野朱
 殷彼此混淆幾不相辨阿部正次呼曰我兵衝暑涉
 遠面目黧黑衣甲垢汚而城兵反是可以物色矣乃
 進斃三人部眾爭擊驟得首數十級有進兵犯大

君麾下。大君秉旄揮左右斬之。太大君麾下亦相驚而亂。太大君騎而巡軍親叱之乃定。戰方酣城中遽召治長及速水時之還議事。二人未及交鋒馬標俄旋。眾訛言曰城中有反者。後軍亂或棄甲而遁。賊遂大敗。諸軍追亾薄城斬首一萬五千級。太大君前至茶丘。大君至岡山途見一騎軍向丘而騁。太大君謂左右曰彼騎主客奚若。左右皆未辨其旗號無以答。植村出羽守家政進曰臣請往覘之行已遠其族主膳望見遽啓曰非敵也。曰女何以知之。對曰家政將馳耳語於臣曰果敵與。疾我還報而

植村主膳家雄

郡主馬

備之晚矣。則我當直前。死之。予且注視。上以我馬首疾白之。今家政馬首回轉。臣故知之。太大君嘉嘆曰。出羽壯而慧矣。初大野治長之再作難。為內盜所刺。多見血。於是傷疾作絕。而後蘇。扶謁孺子于櫻門。則諸將敗。問益至。時之曰。勢至此不可復出。請嬰城以身殉焉。孺子乃入。坐千席院。越前少將至。僊坡命燔市屋。城中有應者。焚治長氏。忠直遂自高麗橋。奪京口門而入。豎幟城上。水野勝成繼之。諸軍皆破門而入。但吉田修理轉自天馬濟溺而死。大阪幢主郡良列擎章旗抵千席院。拜曰。老臣不歿城外者。恥棄

豐後守賴包

式部少輔氏種
大隅與五左衛門

圖書助勝嘉
伊豫守雅春

月見櫓
芝谷櫓

章旗也。今謹奉還。老臣事畢，遂伏劍而死。隊將真野
賴包、中島氏種等見之，亦自殺。夫人氏、廚人大隅、焚
大廚、越師亦所在縱火，煙燄蔽空。隊將堀田勝嘉、野
野村雅春敗還，火熾不得入焉。雅春自殺于橋上，會
賀兵至，勝嘉格鬪而死。淀臺孺子避火于天守及月
芝諸樓，鬱攸輒及焉。卒入山莊中，糶倉兵士皆散。從
者唯親臣左右，諸姬尼媪三十餘人而已。其樓上避
火也。源夫人亦從焉。淀臺膝夫人，袂而坐。治長因侍
女啓曰：事已逼矣。請使君夫人出城，幸為君子母地。
固言之。淀臺首肯，諸御乃擁衛而下。城中亂兵如織。

堀内主水
板崎出羽守

米村權右衛門

皆窘步不得前。堀内氏久望見，葵文蒙衣馳至前，驅
而出。號板崎成正，護送焉。治長又遣其宰米村權追
及曰：必因本多佐州抵正信，次言之。正信馳如茶丘
以告。太大君曰：姬親來乎？今全子母二人，亦何妨
又抵岡山以請。大君弗懌曰：不須游談，何不與秀
賴偕死矣。

逸史氏曰：夫人氏之出，諸志多謂臨難苟免，失節之
大者。然其所記載，又各不同。蓋顛沛中一時所睹聞
宜矣。其致紛紜也，唯有友山叟据米權老來所具說
之實，以辨世之妄傳。鑿鑿乎可徵矣。故余采而錄之。

或曰父老談有之曰自夫人氏之合昏也孺子絕不相見淀氏亦不以婦視之乃名昏而實幽矣果爾則其係逃難亦未足深罪焉矧不然乎曰薄乎云爾夫昏之名公也幽之實私也公可以捨私矣私焉得廢公哉抑茶丘之命也慈矣岡山之語也正矣皆大人之言也

大君如茶丘賀捷 太大君據胡牀領曰勝算如意其亟還行營以戒不虞越前少將入見 太大君執其手曰真吾孫也越後少將忠輝見焉不眇左右白之顧叱曰女何爲因指賊南奔者謂其老花井主水

日汝亦追鼠輩且致首虜一二忠輝赧汗而退尾張參議義直遠江參議賴宣在後軍賴宣生十四年矣見輜重陸續踰其隊而前曰是前軍旣勝將舍也我恐不及事揮麾而馳步騎皆不暇擇蹈義直亦從之則捷報滋至天守火起遂到茶丘 太大君撫之曰可惜令若等軍無斬獲之功賴宣曰大人使兒在軍後故致此差池或慰之曰公子妙齡優有樹勲之日賴宣勵聲曰我復有十四齡與因泫然泣下滿座壯之列侯群臣賀者麇至 太大君指城中火顧小出三尹曰奈何三尹一瞥斂容曰鄙心不勝悶悶三尹

大隅守三尹

播磨守秀正

安藤對馬守
石川八左衛門

孺子故傳秀正子也。眾皆失色為危之。太大君徐曰。豐氏緣故。卿非他比。宐乎有斯言也。因憮然為問。豐氏舊臣在坐者。僉有愧色。他日。太大君屢謂左右曰。大隅疇昔一言。悃幅可愛。人亦因服其宏度。云大野治長令人來請曰。弊邑不恭。再抗大命。昏迷弗寤。以至今日。尚賴君之寵靈。萬分之一。子母二人得減。死則隸臣治長以下。萬死唯命。或自刑以顯天誅。亦唯命。群臣之願也。會日已暮。命拘使者。遣井伊直孝圍守糶倉。以胥後命。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監之。治長積薪草以俟焉。是日武藏守利隆自尼崎望大阪。

甲斐守秀元

式部少輔明成嘉
明子
京極若狹守忠高
京極丹後守高知

出雲守可重

加加爪甚十郎

煙進濟于神崎。要擊敗兵。多獲首虜。毛利秀元率舟師至。傳法遂前。斬首三百餘級。加藤明成率舟師至。川口。斬首百餘級。石川忠總與兩京極氏自高槻至。與仙石宗也戰于備前。破之。松平乘壽自杜口至。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各獲首級。是役也。賊不城守。悉賦遠出野戰。兩日而決。故遠裔諸侯師多不逮。事亦無後期之責也。初。太大君令諸軍曰。合圍之日。當開天馬一路。於是城中老稚庶賤。脫走得全者無算。八日平明。本多正純造糶倉。驗其實。太大君乃遣加加爪直澄命治長。上倉中名簿。因言孺子雖罪。

氏家内膳
津川左近大夫

大勉從寬典。寘于高野。給淀氏以粟萬石。年少。嘗御及諸姬侍從。如舊聽命而入。既而出。曰。孤兒寡婦。荷再造之慈。當趨拜命。但城池燒殘。膏血流離。而萬眾屬目於我母子。義不忍跋涉。請給二肩輿。使者以告直孝。直孝猜其詐偽。乃使報之曰。軍中唯有一輿。孺子請騎而出。往復不果。直孝私重信曰。太主之慈仁也。勢至此。猶欲相全焉。是貽禍根也。事今在呼吸之間。不如除之。乃令銃手放二丸於倉中。速水時之呼曰。事不諧矣。淀臺年四孺子年二皆自裁。治長時之及森勝永竹田永應氏家道喜真田幸昌津川親行

饗場淺井石見守
明政女明政淀臺
姑夫也
大藏大野治長母
宮内木村重成母
正榮渡邊糺母
或曰仙石宗也在
此數中未詳的否

等二十三人。饗場大藏宮内正榮等十三人。殉之。倉中火起。豐臣氏亾。日午。太大君俄命駕赴京師。深夜達二條。逸史氏曰。大阪之事。不足道矣。主昏而臣姦。則以黠婦二三宿將。亦無有深謀遠圖。唯僥倖萬一之福而已。要皆不量力。不度義者。是以畔而降。降而復畔。以流臭於天下。身首蓋粉。使宗社塵滅。斯盡而後已。悲夫。抑城陷之日。我太大君能收烈火之威。而尚降肆赦之命。於怙終之子母。其深仁厚誼。有萬世不磨者。予嚮屢談焉者。豈不有以也耶。或曰。孺子不歿於

按禡師旅所止地祭名大雅是類是禡傳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王制禡於所征之地或作祭師祭也師祭祭

城中潛奔薩以全終其事甚祕故世寡傳者矣嗚呼奚而然乎好事者為之也糶倉之迹較然著明不可拚焉且 太大君之神明無遺策惡得有元兇未獲而遽旋駕於京師焉乎一隆一替猜隆而憫替下士私心一正一奇厭正而喜奇俗子通情故有此譚也已要不足信矣

九日 大君命諸將分守城門封尸於岡山土人呼為骨冢禡而告成事遂旋師於伏水留安藤對馬守重信等監後事燼灰中獲遺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秀賴有庶子曰國松生七年不知其所之有司傳命

先世創造軍法者也前志曰台德公於岡山血祭送軍神蓋禡祭也

丹後守長實

岩佐右近赤座內膳

大索長宗部盛親逃匿雄德山阿人捕獻之大阪陷日渡邊糺謂大野治長日子努力免孺子我且歿時潛走至江聞孺子定外遂自殺伊東長實七隊將之一敗還不得入城脫走投高野請得使者自殺近臣岩佐正壽赤座直規等十餘人造妙心寺亦告官請死 太大君曰游士應募者罪在再犯殺無宥治長等誤國之罪孤所尤憎其他舊臣誓御竭忠所事又何咎也命皆赦之十五日長宗部盛親及他重囚七十餘人皆處斬梟首京師國松之逃也主者多載貨或曰主者大野治房也未知的否於是僕圍殺主者竊帑以亾國松

壹岐守治氏

大野氏昆弟伯治
長仲治房叔治氏
季道見云

長岡式部興秋

流離無托。吏就捕之。廿三日命斬之。六條磧。館林侯
康勝。瘍益劇。廿七日卒于京師。十六年大野道見匿于
京師。參人執以獻。初。界府殷實日久。及為道見所蕪。
戶口蕭條。府人切齒。乃送道見于界府。誅之。道見兄
治氏。獨仕駿府。片桐氏之逃也。太大君命治氏如
大阪。詰問焉。治長疑而不納。空還。治氏常病。昆弟不
令至此。自殺于京師。遺命以暴疾。聞時人憫之。列侯
群帥。捕斬諸凶。命獻馘凡六百級。若大野治房。明石
全登。仙石宗也。亦皆不得免。而莫知其死所。云。初。豐
侯忠興。庶子興秋。獲罪于父。入大阪為將。敗天王寺

出雲守高俊

下。逃匿京師。忠興拘以請焉。太大君欲為滅。死忠
興不自安。逼令自殺。大君召井伊直孝。藤堂高虎。
賜豐家金法馬各二。初。官命片桐貞盛。貞隆置邸于
駿府。以徙。貞盛嬰疾弗果。於是興疾赴駿府。以豐家
夷滅。深懷羞懣。在途。喪心悶絕者屢矣。到則卒。令其
子高俊。襲封。予貞隆。以小泉和一一萬五千石。
逸史氏曰。宐矣。片桐氏之死也。其終身之經營。寸丹
之傾奉。所以殫力竭智者。倏忽而塵斷斯盡。無復影
響。以衰病之日。顧瞻興喪之迹。實有難為情者矣。或
曰。其死非良死也。夫既有所逼。理或然。或者因詡談。

日。淀臺孺子爲厲也。其瘳惡之狀。貞盛寤寐明見之。呼服謝罪。卒以致死。記述歷歷相傳。爲信甚矣。世之好怪也。夫死也者。生之盡也。形神朽滅。漠然無迹。其死于病。猶火銷於鑪也。其死于兵。猶火滅於水也。雖順逆緩急之異。等乎其爲銷滅則同矣。夏留何物爲厲哉。且也。設令豐氏而果爲之。與自當有所讎。何有於桐氏。設令桐氏而果見之。與程叔子所謂心病是已。婦女豎子之談。奚足置諸齒牙。邪。婦女豎子姑舍旃。若伯有爲厲。係鄭國癡人一宵之夢。與蕉鹿夢覺相伯仲者。其恍惚狂妄。固不足乎列然。左氏誇誕之

筆鼓子產強辨之說。以矯誣千載。亦是與齊東野語之類也。已後儒滔滔逐末。沿流不復究本源。雖或賢知之拔萃也。猶且不寤。隨爲之分疏回護。乃言別是一理。以貽世之頑蔽。夫騁妄譚于桐氏之徒。亦或有所諉焉者。先賢實任其咎。悲夫。噫。吾誰與歸。

六月封松平下總守忠明于大阪。食十萬石。舊勢之龜山五石。大阪凋殘殊甚。忠明盡心整理。瘞瘡掩骼。繕城池。治橋道。經郊野。脩市井。多方勞徠。拊循期年。農商復業。殷賑比舊。後二年。徙封郡山。陞大阪爲鎮府。以管轄畿西諸國。云古田織部正重然傳。利休茶法。寵於

大君而陰與賊通。重然茶博有宗僖者。賊之欲焚京師也。宗僖為之魁。及事覺。逮重然下獄。藉其家。鞠治旬月。悉得其姦。於是伏誅。宗僖等亦皆尋處極刑。初。重然以茗燕雅尚。噪世。每得古書畫器物。往往毀剝之。隨加補輯。繕飾以訖。幽趣一時習染。成風。大河内秀綱聞之。謂人曰。織部非完身者。凡寶玩存世。亟經兵灾。厘而得全。所謂鬼神訶護者有矣。今徇一己奇癖。故致損壞。悖理之甚。其設心如此。身豈得完乎。至此人稱其先見。十五日。太大君朝覲。備侯忠繼之卒也。無嗣。廿八日。大君命其母弟宮内少輔忠雄。

為後食三十二萬石。收其舊封淡路。又封其三弟。皆數萬石。閏月以淡益封阿侯。至鎮。遂大論功。行賞益封。彥根侯直孝。長濱五萬石。伊賀侯高虎。勢之田五萬石。餘竝有差。廿一日。大君朝覲。密亂之久。伶官分散。朝章廢闕。太大君勞徠有日。寢復先職。厚餼廩。以肄業。舊樂因脩。舉廿七日。命萬于二條。與公卿諸侯觀焉。有萬歲樂。延喜樂。蘭陵王入陳曲。七德舞。貊鉞。拔頭。還城樂等。樂名。樂並音洛。人或以為太平象。太大君命學士林信勝等。据貞永建武二式。作新式。頒庶官暨侯國。其畧曰。文武之術。不可不兼。修日。舉賢。

出雲守可重
長門守重賴後出
雲守

擇能獎勵良善曰諸侯會同以時騶從有節曰上下
有服曰去奢尚儉曰諸士陪臣騎而母興但老疾醫
卜不在此限曰母私昏曰母私城曰母荒酒色事賭
博曰母庇姦宄曰母萃逋逃曰母見知巨罪而不告
曰使國人土著毋移易出入是月飛驒國主金森可
重卒子重賴嗣初本多正信請撤豐國祠廟 太大
君不肯曰是事體匪輕廢置當由 宸斷爾乃與公
卿諸王議以奏請焉秋七月 詔停豐國廟號削其
祀典徙塑像于方廣寺棟宇不修任其頽廢十三日
詔改元元和 太大君與關白昭實_二條議對朝廷舊

式撰定法制奏請頒之其畧曰 帝王之要在學古
道矣國詩雖綺靡而風習一定其來尚矣亦不可廢
也曰唯見任三公位次在親王上曰江都及列國任
官僉在員外曰朝紳繼嗣必取同姓曰朝紳有賢行
及才學優長者妙選超擢不可拘以門望資格曰浮
屠賜紫廷議考覈母有猥授若此者十有七條封織
田常真于秋山_和小幡_上五萬石以奉宗祀令其子
信良受封榑原康勝之卒也有幼子勝政諸臣有私
不以白乃使其從子忠次襲封初康勝兄忠政出繼
大須賀氏蚤卒忠次幼承後附庸于遠侯賴宣及忠

兵部大輔信良
式部大輔忠次

次歸宗。大須賀氏不祀。其臣皆祿于遠。八月四日。大君至自京師。廿三日。太大君至自京師。初。越後少將忠輝赴大阪役。其軍士殺公人三名于杜山。江於是。太大君聽之。弗懌。曰。孤在焉。而專橫如茲。矧百歲後乎。命繩其罪。忠輝懼治之。首從皆凶。有義士二人。請自誣以解罪。忠輝致之。太大君不信。遣吏如越後。覆按之。因治大阪逗撓之罪。及他不法事。譴責甚嚴。忠輝大懼。於是其老花井主水誣同寮山田將監歸。以逗撓之罪。將監得罪而去。九月。大君命酒井雅樂頭忠世土井大炊頭利勝青山伯耆守忠

俊傳元子。時稱為妙選。忠俊故關東奉行。忠成子。以其與戚臣同命。深榮之。乃盡心輔導。知莫不言元子最敬憚焉。冬十月。太大君如江都。初。山形城主最上家親。庶兄義成。以其邑清水。羽應大阪。於是事覺。命家親正罪。家親圍而殲之。十一月。命天下諸侯。量撤保鄣塙壁。又置諸道巡察官。察邦治得失。民間利病。以三載一巡為率。太大君欲徙參議賴宣于駿府。而別自營。以賴宣尚幼。世又多故也。不果者有年。於是遊畋。武總相豆累旬。十二月。遂相攸于豆。命上泉頭因稱賴宣為駿河參議。是月。賊黨重囚皆伏誅。

○二年丙辰春正月正會命侯伯以下隨爵位具冠服以改軍容。

逸史氏曰。今之俗。以去頂髮為成人之儀者。京室搢紳之外。無貴賤皆然。相傳萌於鎌倉時。或曰創乎室町氏。蓋喪亂之世。從軍者。兜鍪皆生蟣蝨。故權剃頂髮。以避其患。役罷復舊。既而天下滋亂。將士丁壯。不遑復髮焉。因仍成俗。卒至於以代冠禮。其為軍容也甚矣。或又曰。中古有月額。今去頂髮者。蓋月額之過甚。非軍容也。未知孰是。縱非軍容乎。其失禮容則一矣。俗又有單麻肩衣半袴。通為貴賤公服。亦係亂世

苟簡之製。可厭耳。當時守文之治。釐服制。正國容。可謂盛事矣。然未及變斯俗。留以成世之頑習。惜夫。廿一日。太皇太后于田中。遘疾。廿四日至自田。大君聞之。兼行如駿府。親侍湯藥。衣不解帶。世稱其孝。三月。太皇太后召少將忠輝之母茶阿。語忠輝罪狀。辭色俱厲。忠輝益懼。詣駿府謝罪。不得入焉。寓臨濟寺。降食。疾命後卒。奪封。放之於勢。已而遷于飛。又遷于信。廢錮數十年。以死云。十七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廣橋實條西三至駿府。就拜。太皇太后為太政大臣。廿七日。太皇太后力疾具冠服拜。詔夏四

月 太夫人自度不起命卻醫藥悉標嬪御婦女曰
若等勿復入焉初 太夫人季女適蒲生氏而寡於
是改納淺野氏聘七日促成昏十四日 太夫人悉
召列侯候問者諭之曰孤既旦暮之人已然身幸致
泰平右府服大政亦已有年不復以身後為憂但孤
歿之後若右府失道海內離心則侯氏膺命者其代
執大政天下非一人天下孤胡憾於地下今且就封
以俟後命乃厚賜遣之列侯皆誓願噓歛而罷初列
侯皆謂有知不諱必拘留積年不得輒就封於是皆
服其大度云 太夫人謂 大君曰我已告諸侯以

興廢之道汝其留心政事善保國家以建守成之業
召元子諄復以繼述之義持滿之方遂召尾張駿河
常陸三公子曰女等善事右府唯命之從又召三公
子傳成瀨隼人正正成安藤帶刀直次中山備前守
信吉勗以輔導十七日 太夫人薨壽七十有五遺
命窆于久能山 天使致吊卹典極隆駿河參議
賴宣就建廟初榑原內記照久承父職護久能 太
夫人寵之兼列誓御及疾病命益祿千石謂之曰孤
當塋於久能汝其掌祀事卒枕其膝以至絕 大君
因令照久為宗祝云 太夫人天縱英明克武克文

夙齡居爭亂攘奪之世。未嘗有非理之舉。性寬仁敦厚。而器度宏遠。好涉經史。紬繹時務。齒愈高而德日躋。其豐功偉烈。實出於古先良主之右。家國本末。人事鉅細。莫不通曉。諳練雖燕間之談。卒遽之語。往往足垂訓于後世矣。嘗曰。世祿良法也。不特爵其先世。功德賢之子不肖乎。不肖之子又或賢。卽以一不肖棄之。則其子孫之賢。可惜矣。又曰。寵任失人。其害尤大。高師直驕侈。無怨於尊氏者。亦畔。石治部姦回。無憾於太閤者。咸離。古今實一其揆焉。又曰。人宜慎始。雖叛逆之徒。當初何遽仇視其君乎。但汰侈敗度。禍殃將至。措身無地。故無所不至。皆由不慎始也。又曰。夫一心之理。貫通乎天地。天地之道。歸宿乎一心。人之操心。可不慎哉。命之脩短。身之榮辱。國之興廢。世之治亂。亦皆決于此。又曰。書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我終身誦之。又曰。政治之要在得人矣。患不知人。孔聖明規。然欲知之。必先祛我心之愛憎偏私。然後可矣。又曰。我聞之。無求備於一人。善夫。鷹隼冲天。鷓鴣沒水。各効其能。豈容相兼耶。又曰。君相協心。以子育萬姓。君如父。相似母。又曰。文事辟如黃白。二金。人望而知其美。武事辟如黑金。耕穫炊烹。必資于此。人狃

殃將至。措身無地。故無所不至。皆由不慎始也。又曰。夫一心之理。貫通乎天地。天地之道。歸宿乎一心。人之操心。可不慎哉。命之脩短。身之榮辱。國之興廢。世之治亂。亦皆決于此。又曰。書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我終身誦之。又曰。政治之要在得人矣。患不知人。孔聖明規。然欲知之。必先祛我心之愛憎偏私。然後可矣。又曰。我聞之。無求備於一人。善夫。鷹隼冲天。鷓鴣沒水。各効其能。豈容相兼耶。又曰。君相協心。以子育萬姓。君如父。相似母。又曰。文事辟如黃白。二金。人望而知其美。武事辟如黑金。耕穫炊烹。必資于此。人狃

以為常不知其為大寶焉。又曰：亂世之習多以血氣之勇為武，攻伐戰鬪為武道，其謬甚矣。武之要在除暴安民，恃血氣事攻戰者，烏能然乎？又曰：上人者亢而不下，則眾心阻隔，萬事壅塞，俯而就之，則群下親附，百度亨通。又嘗謂侍臣曰：爾曹欲保家安身乎？我有五字訣，又有七字訣，請問五字訣。曰：毋盱上，蓋邦音析為五字也。曰：宇邊遠美奈，請問七字訣。曰：識身之分，邦音析為七字也。曰：美乃保登越志連，其疾革也。顧大君曰：我死則右府視天下為如何。大君對曰：復且亂曰善哉，事大了矣。蓋謂亂者有其治也。

又謂元子曰：治天下之要唯一字，曰慈。女宐銘心，勿忘言畢而瞑，其音旨中倫雋，永有餘者，大率此類也。是歲改卜廟祧，塋域于下毛，二荒山實日光山。次年丁巳春廟成，夏四月，大君適日光，改葬。太大君于新塋，遷主于新廟。天使蒞事，詔贈正一位，廟號東照，新制祀典，儀文隆盛，四日而畢。寬永中，大猷大君大修廟宇，窮極壯麗，宗藩大邦各效華飾，朝鮮琉球紅夷等海外諸國皆獻金石彝器以銘鴻業。頌太平云。

逸史氏曰：丕顯哉。東照大君創業之勲，所謂天錫。

勇智表正萬邦者非邪承以二大君守成之績繼述弗倦不亦美乎台德大君以元和九年癸亥老

焉在位十九年大猷大君立諱家光慶安四年辛卯

薨在位十九年嚴有大君立諱家綱延寶八年庚申薨在位

三十一常憲大君立諱綱嚴有之弟也寶永六年

己丑薨在位二十年文昭大君立諱家宜常憲之從子

也正德二年壬辰薨在位四年有章大君幼冲而立諱家

繼享保元年丙申薨在位四年無嗣有德大君從紀邸

入立諱吉宗初駿侯賴宣徙封于紀再傳之後兄弟相

及至大君實為東照大君曾孫以其賢明而屬

最近大臣定策也及承大統恭儉愛人側身求治克

紹祖武號為中興以延享二年乙丑老焉在位二十九年寶曆元年

年薨諱家重寶曆十一年辛巳老焉在位十七

年薨諱家治今大君立諱家治自元和止戈到于今十有三

紀天下又安文恬武嬉恩逮萌隸而威加窮髮隆治

之澤為前古無比焉盛矣哉於乎是誰之力與事非

偶然也

遼史卷之十二

逸史全部十有三卷除首卷為本編十有二卷
本編通計十八萬千九百六十六言

天保十三年官許上梓
嘉永紀元戊申鳩功

製本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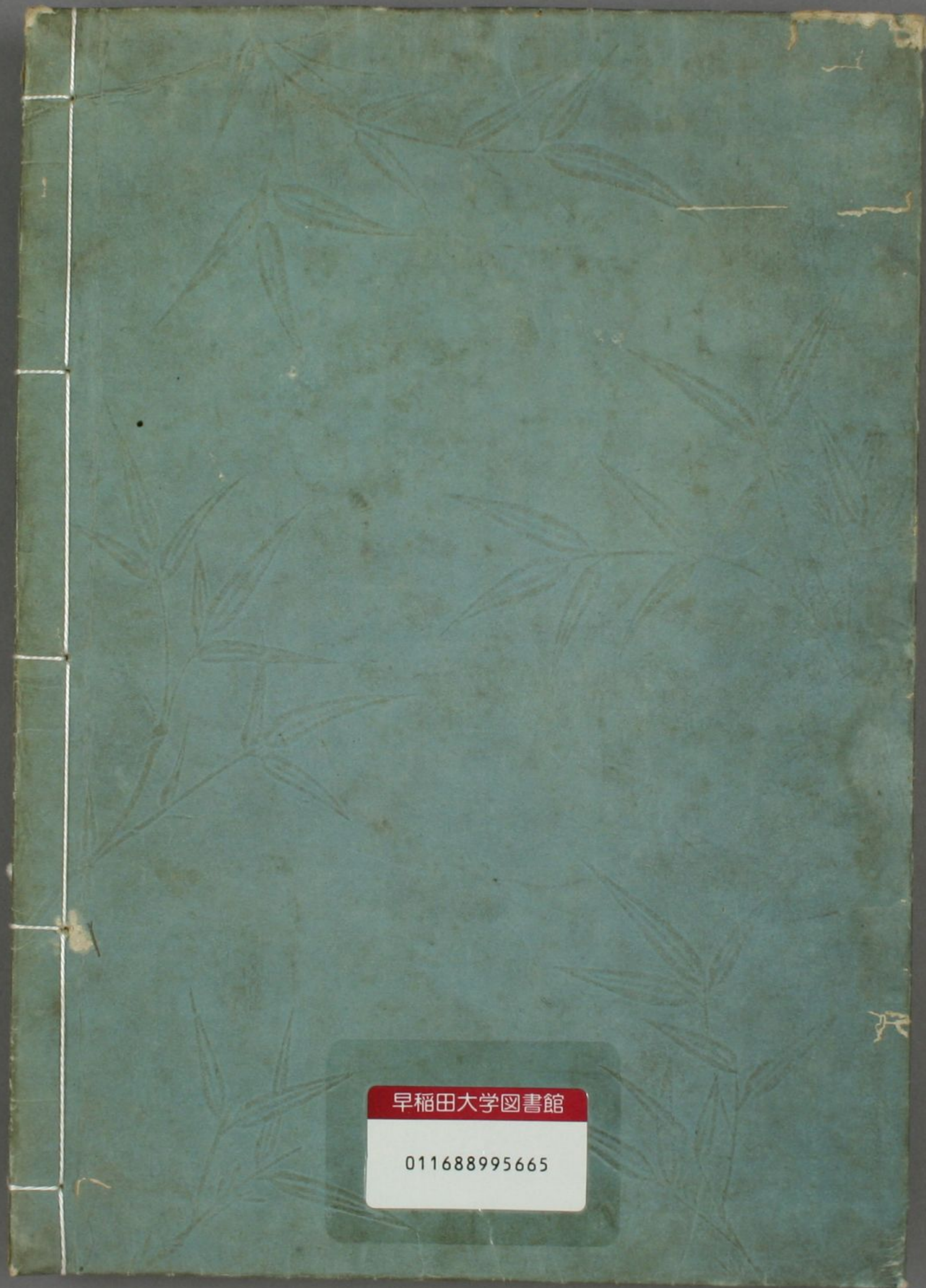
大坂心齋橋通安土町

加賀屋善藏

大坂心齋橋通唐物町

河内屋吉兵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5665